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

先驱家乡建起星火驿站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陈 雷 摄影报道

莫家场，吴桥段运河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因为发现了沧州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吴桥第一个党支部莫家场党支部，随着本报的持续关注，开始闻名遐迩。

10月19日，时隔3个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追寻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的革命足迹。星火驿站已经建起，党史馆、红色文化客厅等正在建设中，村民们更加了解先辈的红色故事，先驱的家乡正在发生点点滴滴的变化。

星火驿站：运河边留下红色印记

从东光谢家坝沿运河东岸一路南行，走不多远，只见河套里大片的红高粱蔚为壮观，河弯处秋水潺潺，岸边秋风茂林，芦花荡漾，堤顶路两侧的花草经了几番秋风秋雨，已经有些凋谢了，却还摇曳着风姿，蓝天白云下，要把最后的欢颜呈给永远的大运河。

岸边，一簇火红的星火引人注目。同行的安陵镇党委书记王涛说：“这是我们刚刚建成的莫家场星火驿站。”

8月6日，《沧州日报》推出《寻找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的系列报道，莫子镇的革命生涯及其创建的莫家场党支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镇党委决定以此为契机，挖掘莫家场红色文化，建设星火驿站。

沿着河坡向东，就是莫家场村。村边靠近运河的地方，星火驿站火红的星火雕塑下，“运河历史在这里沉淀，革命星火在这里点燃”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侧，立有一块刻着“莫场星火”的石碑，石碑后面是一个窝棚。“莫子镇是秘密入党，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莫家场党支部成立时，共有三人，除了莫子镇，另外两人都是他家的长工。我们猜想，他们商量事情，很可能是在窝棚里。”王涛说。

1926年9月，刘格平以中共天津地委特派员身份，到津南发展党组织。临行前，天津地委交给他一份地下党员名单。凭着这份名单，刘格平先后与津南各地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分别建立了党支部。

大运河贯穿沧州，自北向南滋润着沧州大地。追寻刘格平发展党组织的轨迹，不难发现，这位先驱者的脚步，是沿着流淌的运河，一路向南的。

95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踏着大运河岸边的瑟瑟秋草，刘格平以同学的名义，住进了莫子镇家。两个年轻人指陈时弊，纵论时局，共同的信仰追求和忧时救世的紧迫感，让他们相见恨晚，津南地委要建立党支部的消息，更令莫子镇精神为之一振。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早就盼着大干一场。此后，他带领农民进行抗租斗争、成立吴桥农会和合作社，秘密发展党员，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

党史馆正在建设中

莫氏后人与他的红色小院

党史馆、红色文化客厅等正在建设中

再访莫家场村，虽然时隔仅3个月，却能感受到村庄面貌点点滴滴的变化：原来的旧石桥修缮一新，农家院统一刷上了白漆，绘上“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党史内容，成为红色文化墙。柏油路干净整洁，来来往往的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十几位老大娘穿上节日服装，扭起了秧歌，另一处广场上，年轻些的女人们手拿彩球跳起了广场舞。一位妇女穿着传统戏装从自家小院走了出来，看样子一场大戏即将开锣。一打听，原来他们正准备迎接沧州市美丽庭院观摩团的到来。

为了纪念莫子镇，运河边莫家场村建起星火驿站。

村西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一座青砖灰瓦的建筑即将竣工，另外一处工程也正在建设中。王涛边走边介绍，这是红色文化客厅，这是党史馆，党史馆旁边的空地上，准备做集中活动中心。这些地方都是村里的老百姓听说莫子镇的故事后，自愿捐出的宅基地。“老百姓的这种觉悟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更有做好红色文化的责任感。”王涛说，下一步，他们还计划重修莫子镇故居。

先烈故事：从湮灭无闻到广为人知

在莫家场，提起莫子镇，村民们大多会自豪地说：“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但是3个月前，记者去莫家场采访时，很多人还不知道莫子镇是谁。

当时，只有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才约略知道一些莫子镇的情况，还语焉不详。71岁的李宝义说：“莫子镇是地主家的儿子，上过大学留过洋，给佃户办过一些好事。”莫子镇的孙辈莫永旭说：“莫家人始终不知道莫子镇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党支部的事情。不光我们不知道，连他的媳妇儿、孩子都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刘格平回沧寻访，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才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村民们真正了解莫子镇的故事，还是在本报《寻找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的系列报道见报之后。如今，星火驿站的石碑上，镌刻着莫子镇的革命故事。农闲时，大人带着孩子去驿站游玩时，会把莫子镇的故事读给孩子们听：“1920年，莫子镇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党的组织，在新中国革命青年社天津分社从事党的活动……”红色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地灌输进孩子们的心灵。

走进85岁村民莫志华家，简朴的农家小院门前，挂着一副对联：“人民江山春风万里，社会主义幸福千秋。”屋子里，写在红纸上的五个大字分外醒目：“红心永向党”。老人说：“我是莫子镇的孙辈，听说先辈这样英雄了得，更激发了我对党的感情！”老人说，他比莫子镇的儿子小4岁，两个人小时候曾是玩伴，还曾一起上学。如今，老人养养花草，侍弄庄稼，日子过得恬淡而幸福。

现在莫家场村人，几乎都过着莫志华这样的生活。如果时空可以穿越，我们希望莫子镇能看到这一切，他曾经忠诚的信仰、满怀的热望、期盼的生活，已汇入家乡的土地，这盛世，正如他所愿！

这片土地也赓续、传承着先驱的红色基因。

沧州侠客：一面行医 一面授徒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

在青县清州镇王牌庄村，村医陈玉吉过着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生活：白天，他是医生，给人治病，因为医术高超，很多外地的患者纷纷慕名而来。遇有家庭困难或者相谈投契的朋友，不仅不收诊费，还要热情款待。晚上，他换上练功服，义务教授三四十名孩子学习武术和摔跤。

65岁的陈玉吉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师父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这么过，也很正常。”

他的师父，是中国摔跤界有名的“天津四大张”之一的张鸿玉。像很多老武术家一样，老先生一辈子行医教徒习武，得他真传的武术弟子不少，但像他这样既行医又授武的，还只有陈玉吉一人。

拜 师

陈玉吉的师父张鸿玉何许人也？

在武术界提起这位先生，人们都赞一声：“那真是一代神跤！”他曾痛打欺侮中国人的法国水兵、摆擂逞威的沙俄大力士、号称“昭和十杰”的日本柔道名家，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带领天津队在全运会上夺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视剧《陈真》的饰演者梁小龙专程到天津拜访他。

1973年，16岁的陈玉吉在老家王牌庄村当一名赤脚医生。他听说，附近的东马桥村有一位从天津下放来的村医张鸿玉，不仅医术了得，还有一身好功夫。年轻小伙儿动心了。他从小就梦想着行医活人仗剑闯天涯。

他迫不及待地赶去拜师，却被张鸿玉拦住了：“现在是新社会，不兴拜师了。你想学，我教你便是。”少年却言辞恳切：“父母教我做人就要尊师重道。我真心向您求教，一个头磕在地上，心里才踏实。”

此时正是张鸿玉一生最为艰难窘迫的时候。看到少年如此执弟子礼，对这个徒弟心生好感，于是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从此，陈玉吉白天向师父学习针灸、拔罐、按摩、正骨等医术，晚上学习武术和摔跤。“学摔跤要先被摔，鼻青脸肿是常事。师父问我，怕不怕吃苦？我说，不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师父好像很满意我的回答似的，从那以后，对我要求更严了。”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来暑往，一晃10年。等到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张鸿玉返津时，陈玉吉已经得师父真传。这10年，师徒俩情如父子，互相慰藉。临行前，张鸿玉嘱咐他，有名的武术家都是好大夫。行医习武要二者兼得，千万不要荒废了任何一项。

行 医

陈玉吉遵照师父严命，一生行医开馆，谋生之外，还交了不少朋友。

他在村里开的卫生室内，墙壁上挂的每面锦旗背后，都是故事。那位名叫李如均的患者，因为腰间盘突出在天津做过手术，后又犯了病。医院说不能再做二次手术了，建议他保守治疗。各种药物、针剂几乎用了个遍，依然无效。慕名找到他，按摩当天，就减轻了病痛；两个疗程后，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另外一个叫姚淑云的患者，患的是增生性关节炎，也是久治不愈，到了他这里，用了两个疗程的特制药膏，病症全消。还有那个叫大本的外国人，从欧洲赶到中国学武，不慎弄伤了手腕，经他妙手回春，很快就回到了习武场上……

陈玉吉曾把医馆开到沧州市解放桥边。打出“张鸿玉弟子出诊”的牌子后，他接诊过一位自称是燕子李三的后人。那人患的是外伤，经过正骨，很快愈合。诊治中，医患之间常常谈起民国时期武林江湖的种种传说。

陈玉吉性格爽朗好客，遇有同道之人，往往以医结缘，以武会友。尤其是在沧州专干骨科那些年，交了不少朋友。他秉持一个原则：凡是习武之人或者生活贫困的人，治病不要钱。

他针灸、按摩、正骨的手法，以及接骨膏、烧伤药等的配方，均传自师父张鸿玉。此后，他还向抗美援朝归来的军医张宝恒、卫生队队长张正宁学习医术，向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朱鹏飞学习武术及医道。后来，他又多次参加医师培训，医术不断提高，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他是个“怪人”，医馆开得正兴旺时，突然选择回到了家乡。

陈玉吉闲暇时候教孩子们习武、摔跤。

陈玉吉医术深受患者好评。

授 徒

“老家好呀，没有那么多患者，白天看看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练武摔跤！”

原来，这才是陈玉吉返回老家的原因。

他的卫生室共有三间房，左右两间是诊室，中间的厅堂里，挂着个搏击沙袋，空闲时就打上几拳。采访当天，一位来自广东的习武者邓伟光慕名来求诊，听说他是开武馆的后，陈玉吉连连摆手：“按摩费免了！”还拿来自己配的膏药嘱他回去敷上。

授徒，在陈玉吉的生活中也占有很大分量。他秉承师父习武时教导的“武术加跤越练越高”的原则，授徒中坚持武术与摔跤并重。白天如果有时间，就教上几招，真正的授课，在华灯初上以后。小小的练武场亮如白昼，苹果树下，人越聚越多，附近村庄的三四十个男孩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人群中，陈玉吉是绝对的中心。或指导孩子们习武摔跤，或自己换上跤衣下场子，和孩子们搭上手，你来我往摔上几跤。

采访时，正赶上中午孩子放学。庄稼地里，大太阳下，陈玉吉和孩子们都换了跤衣。刚刚收过庄稼的土地，还留着玉米秸秆的清香，一片秋草被踩倒在地面上，柔软、舒适，正适合摔跤。

“过瘾！”痛快淋漓地摔上几跤后，陈玉吉这样感叹，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

缅怀先烈慰忠魂

——民革沧州市委赴喜峰口抗战遗址参观学习

本报记者 周红红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10月16日，民革沧州市委组织部分党员，到承德宽城县喜峰口长城抗战东北高地遗址，缅怀祭拜抗战英烈。

一块石碑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喜峰口抗战经过。抬望眼，山势险峻处，蜿蜒的长城如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眼前。1933年，这里四周都是战场。如今，88年过去，硝烟早已远逝，但山还在、长城还在，它们成了那场惨烈战争的永恒见证。

喜峰口是万里长城重要的军事关隘。1933年元旦，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接着以武力将其占领。自此，长城抗战的序幕被揭开。同年3月7日，带着军长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29军奉命接替喜峰口长城一带的防务。勇士们手持大刀与敌人白刃相接、血战日寇，歼敌五千，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由此诞生了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

民革承德市委专职副主委俞虹霞及部分党员，热情接待了沧州的客人，同时邀请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曹建民为大家讲述当年抵御日寇的英勇故事。山风呼啸，战士们的喊杀声仿佛就在耳畔。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纪念碑献花并鞠躬致敬，以表哀思。

先烈已逝，精神永存。铭记历史，才能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不忘过去，才能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离开喜峰口，大家又马不停蹄赶往塞罕坝，学习领悟塞罕坝精神。

仲秋的塞罕坝，层林尽染，莽莽苍苍，这里是树的世界、林的海洋。而这些，却是几代林业人成年累月、不畏艰辛、战天斗地换来的。

民革沧州市委驻会副主委杨国忠说，许多年前曾来过塞罕坝，那时看的是景，这次学的却是精神。遥想这些林业人拖家带口，在海拔1500米以上杳无人烟的荒沙地，住窝棚、喝雪水、啃干馍，迎风斗霜，挖坑栽树，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硬是把荒漠变成了绿洲，创造出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心中便充满了敬意。

他表示，这次学习对大家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洗涤。今后工作中，要把“大刀精神”“塞罕坝精神”转化成服务大局的“领航灯”，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弘扬民革优良传统，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服务社会等职能，多进诤言、多谋良策、多出实招，为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吉林老兵寻找献县战友赵吉生

“我快四十年没见到我的兵了”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日前，在央视《我等你》栏目中，来自吉林的66岁老兵苟宝田寻找献县战友赵吉生的节目着实让人感动。得知消息后，本报积极联系，争取为老兵圆梦。

苟宝田老家在吉林，1975年在辽宁省义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坦克兵。三年刻苦训练后，苟宝田成了一名排长。他到现在都记得，第一次带新兵时忐忑的心情。但看到新兵们斗志昂扬，他也充满了力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赵吉生的新兵吸引了他的注意。赵吉生1978年入伍，老家在吉林省扶余县。

坦克连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技术性操作，有些新兵学起来比较慢。赵吉生学得很快，上手操作也很顺畅。平日里他们在一起训练时，赵吉生总能提前完成任务。他们还经常探讨技术问题。后来赵吉生顺利成为排里的射击炮长，个人技术水平远超同期入伍的士兵。苟宝田经常夸赞他，他也总是挂念着苟宝田。

1983年，赵吉生选择退伍转业。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赵吉生当时去了献县，而退伍后的苟宝田则回到了家乡吉林工作。

风雨时光，这一分别就是40年。苟宝田始终惦记着这个叫赵吉生的战友。退休后，他经常看《等着我》节目，每次看到别人找到战友，他就会想起赵吉生。“在坦克连的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时光。回想起与我一起奋斗的战友，我是多么希望找到他。”老人动情地说。

据悉，赵吉生应是70岁左右，1983年退伍转业到献县。如果你有线索，请拨打电话：0317-3155702，让我们一起为老兵延续战友情。